

《世界经典名著》

十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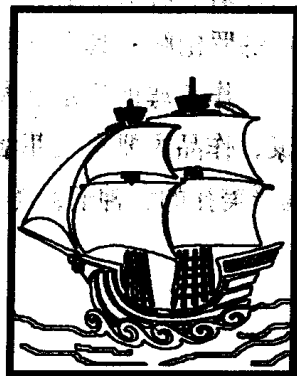
〔意〕薄伽丘



Shiritan

十日谈

[意] 薄伽丘 著
廖怀峰 周波 译



揭露禁欲主义，宣扬个性解放，体现了对人世欢乐的无尽追求，被奉为“人曲”而流传于世。

十个青年男女为了躲避一场大瘟疫而逃进一个小别墅，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每个人轮流一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百则故事，以此作为消遣，故取名《十日谈》。

本书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主旨，尽藏犀利讽刺之笔。故事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寓言、东方历史神话、宫闱内幕、街谈巷议以及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的真人真事。

作者薄伽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豪，作品主要有《菲洛克洛》、《菲亚美达》、《严美托的女神们》等。

目

录

第一天	(1)
第二天	(58)
第三天	(164)
第四天	(253)
第五天	(324)
第六天	(391)
第七天	(425)
第八天	(489)
第九天	(579)
第十天	(623)

第一天

优雅的小姐们，你们肯定会认为这本书令人生厌，让人感觉压抑，甚至是有些恐惧。这我非常理解，我知道这是你们天生的同情心在起作用。这本书的开头，令人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可怕的瘟疫，凡是亲眼见过或者耳闻其事的人，都不免会心里难受。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哀伤叹息，或者吓得不敢再读下去。本书的开头虽然有点可怕，但只有短短的几页而已，后面可是一片欢乐呢。这就好比一片美丽的平原前，挡着一座险峻的高山，但只要你翻过这座山，迷人的原野就在眼前了。爬山越岭的确是件艰苦的事，但是付出的艰辛越多、收获的欢乐也就越大。悲苦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要不是这样事先声明，只怕你们猜想不出，苦尽之后还会有甘来。但话说回来，我是不愿你们为得到欢乐而付出那么多辛劳，走这条崎岖的山路的，可实在是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就无法交待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这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发生的，所以我只好在这本书里写下这

样的一个开端。

那是在我主降生后的 1348 年，在繁华的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不知是受了其他天体的影响呢，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加以惩罚。这场瘟疫最初几年发生在东方，在不长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就难以计数，而且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来，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没有。派人打扫过了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颁布了，也采用了保护健康的种种建议，甚至有些虔诚的人成群结队或者零零星星地向天主祈祷过了。可是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年头的初春，奇特而可怕的病症还是出现了，而且情况迅速恶化起来。

在东方只要病人的鼻孔一出血，就必死无疑，瘟疫在这里是另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是在腹股沟或胳膊窝下突然隆肿起来，到后来越肿越大，有的像普通苹果那么大，有的像鸡蛋那么大，一般人管这肿块叫作“疫瘤”。很快地，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此之后，病症迅速恶化，黑斑或是紫斑在病人的臀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有时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则又细又密。不过，这跟初期的毒瘤一样，都是死亡的征兆，只要这种情况出现，病人就必死无疑。

这瘟疫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大了，健康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传染上，就像干柴靠近烈火，只要两者一接近，干柴就会燃烧起来。这际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与病人接近，就是跟病人说说话，也会染上这必死无疑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疾病。这场瘟疫



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而且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甚至屡见不鲜的是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病，过不了多久也会一命呜呼。

活着的人们看到这类大大小小的惨事，因为异常害怕，不免生出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冷酷无情的手段被几乎所有的人采取了：尽量躲开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人们的见解各不相同，却并没有个个都死，也并没有个个都逃出了这场浩劫。正因各有见解，各地也就有不少那些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的人，后来到他们中一些人自己也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

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邻舍，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这场瘟疫使得男男女女个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舍弃弟兄，甚至常见的是妻子舍弃丈夫。最令人伤心和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生病的子女，好像这子女不是他们所生所养。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男女女都没人照顾，虽然偶然也有少数几个出于慈悲的朋友，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但这样的朋友实在为数甚少；偶尔也会有些贪图高额工薪的佣人，肯来服侍病人，但也是为数极少，而且这些男女多半粗鲁无知，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把病人要的东西递过去，此外就只会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这些侍候病人的佣人，在后来也大都送了命，白白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得了病之后，邻舍亲友不肯照顾，又找不到女佣人，这座城市就流行开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不管一个本来怎样如

花似玉，怎样尊贵的女人一旦病倒，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人来当佣人，也不管他是年老年少，都只当对方是个女佣，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裸露出来。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品性就不那么端庄了，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就这样，得了瘟疫的好多人丧了命，有些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是可以得救的。瘟疫来势凶猛异常，病人又缺乏适当的看护，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有好多人死去，那情景听了都叫人觉得骇怕，更不用说亲眼所见了。就这样，在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当中，由于情势所迫，风俗习惯也就变得与从前大不相同。

有十个八个邻居来送葬真是为数极少，而来送葬的也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公民，而是些自称是掘墓人的不三不四的人，其实，他们来干这一行当只是为了赚钱，讨到钱后，匆匆忙忙抬起尸体就走，而且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是送到最近的教堂了事。他们的前面，是四五个手里拿着几支蜡烛、有时甚至连一支蜡烛都没有的神父，在那些掘墓人的配合之下，这些神父也懒得去找麻烦，再也不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仪式了，只要看到有空的墓穴，就叫掘墓人把尸体扔进去。

下层人和大部分的中层人，情形就更惨了。因为没有钱，或者是因为存着侥幸心理，他们多半留在家里，或者只在附近活动，不敢远走，就这样，每天病倒的也数以千计。病了之后，几乎全都死了，没有一个能幸免，因为既得不到适当的调理，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养，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很多人倒毙街头。很多人死在家里，他们的尸体腐烂后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就这样，城里到处尸体纵横，活着的人要是



能找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到门口，否则，只好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能找到尸架的人家，可将尸体装上抬走，找不到的，只好用木板把尸体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三具尸体一次被抬走，往往都是夫妻两个，或者父子两个，要么是两三个兄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神父拿着十字架走在前边，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跟在后面。一个人死了，别人知道会有神父去给他安葬时，往往会抬来六七具、有时甚至还要多的尸体来借光，再也没有人为死者落泪、点起蜡烛为他送葬了。那时死了一个人，根本算不上一回事，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一样。本来，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有教养的人，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的，而现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就是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所有的教堂里，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来，由于死人太多，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有些人家仍想沿用古习，要求每个死者有一个墓地，这样一来，情况便更加严重。教堂的坟地全占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就像往船舱里堆货物一样几百个几百个地葬下去。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堆集起来，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大坑装满之后，才用泥土封盖起来。

不必细说当时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当城里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乡镇和村庄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只不过灾情不像城里那么声势浩大罢了。可怜那些住在偏僻的乡村和荒远的田野的穷苦农民们，一旦得病，既没医生，也没有人

看顾，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这样死去的人，他们死了，不像死了一个人，倒像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自知大难当前，于是就扔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也是如此，自知死期已到，就再也不想干活，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以前在田地牛羊身上花费过的那么多心血，寄托过的那么多希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这样一来，牛、羊、驴、绵羊、山羊、鸡，甚至人类最忠诚的伴侣——狗，都离开圈栏，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野间，早该收割和打好收藏的庄稼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那些牲畜家禽，白天在田里吃饱之后，一到晚上就自动回到圈栏，无需牧人来赶，好像颇有灵性似的。

让我们再从乡间回到城里来吧。其实，除了说天主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外——也许人也有点儿太狠心了——还能怎么说呢？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多人，这都是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健康人对病人的恐怖、不肯对病人进行照料、或者根本不闻不问。要不是这场瘟疫，谁能知道这座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从前那些是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的雄伟宫殿、华丽大厦、漂亮宅第，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个最卑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唉，多少显赫的家族、丰盈的家产、有名的产业，空留在那里，无人继承！有个就格伦、伊波克拉底或者伊斯克拉底斯也得说他们结实异常的那些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青年，早晨还在同亲友们一起谈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同他们的祖先一起吃晚饭去了！讲述这些悲惨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心酸，所以不如就此打住，我想讲讲另外一件事。瘟疫如此猖



獠，居民相继死亡，佛罗伦萨活像一座空城。后来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说，那是做过弥撒之后，一个星期二的早晨，玛丽娅·诺维拉大教堂里冷冷清清，只留下都穿着与这年头相符的黑色丧服的七个年轻女子，七个人之间不是朋友就是邻居，甚至是亲戚。其中最大的不过28岁，年纪最轻的也有18岁。七个人个个长得天仙一般，仪态优雅，又具有良好的教养，显然全都是出身高贵的女士。

我本来是可以告诉你们她们的姓名的，可是因为正当的理由，我这里就不讲了。这是因为，下面将要记下她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她们讲的那些话，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害得她们不好意思。由于前边讲过的原因，当时不要说像她们这样年轻的姑娘，就连岁数大得多的女人，也沾染了那种风气，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又严肃起来，不像当时那样放荡了。另外有些人专爱中伤别人，我不愿给人留下口实，让他们借这个机会对这几位纯洁无垢的人的品德进行挑剔，破坏她们的名声。所以我便按照她们各人的性格，给每个人另起一合适的名字，要说合适，也只能说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罢了。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造成混乱，让读者搞清，是哪个在讲述故事。

年纪最大的一个，我叫她伯姆皮内娅，第二个叫菲亚梅塔，第三个是非洛梅娜，第四个是埃米莉亚，第五个是劳蕾塔，接下来是内伊菲莱，最后一个名字最恰当，叫作埃丽莎。

她们那天见面只是巧合，事先并没有约定。大家在教堂一角坐成一圈，长吁短叹了一阵，也不再作祈祷，七嘴八舌地谈起当时的种种情形来。过了一会儿，大家沉默不语了，只听伯姆皮内娅说道：

“各位亲爱的女郎，一个人做他本分的事是不会让人见怪的，我想你们一定像我一样早就听说过。世界上的每个人，上天赋给我们尽力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只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甚至杀害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风俗人情也是容许的。如果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尚且能容忍这么严重的行为，那么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采取种种与人无损的手段，当然也是可以容许的了！我一想到今天早上的情形，我就知道，我们担心的无非就是我们的性命，我想你们也一定明白，我倒并不对这些觉得奇怪，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人，虽然女人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我们这些女人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来摆脱这种忧愁呢？”

“我认为，我们留在这里，除了看看又运来多少尸体落葬，或者听听修士们是不是还按时进来唱圣歌，或者以我们的丧服向来到这里的人显示一下我们遭到的不幸是多么大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走出这座教堂，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到处都被抬着的尸体或病人；要么就是，现在在大街小巷大摇大摆地闲逛的、从前被放逐的罪人，他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执法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病了；要么就是那些自称是掘墓人的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喝饱了我们的血，骑着马到处乱跑，嘴上还唱着下流的调来嘲笑我们的苦难。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听到的只是，‘某某人死了’，或者是‘某某人只剩一口气了’。要是一个人死了之后还会有人为他哭丧，那么我们在城里就只会听到一片哭声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全家人都死了，回到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女佣人去面对偌大的一个门庭，真让我毛骨悚然。在家里，无论是坐也好，站也好，总觉得死去的人的阴魂都到了我眼前似的，可他们的脸不是我熟悉的脸，模样儿都很可



怕，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归来这样吓唬我。

“外界的情况分明已是如此，我们还要留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还等什么？我们还梦想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替自己的安全着想，就像别人那样呢？难道我们的性命就没有别人那样可贵？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体魄比别人强，根本用不着想办法来保护自己？我们错了，我们上当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我们可就太糊涂了。只要我们想想，这场可怕的瘟疫使多少青年男女送了命，就该知道我的看法是多么千真万确了。

“因此，照我看来，无论是从厌烦这里的一切还是从自己的前途出发，都不该再留在这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及早离开这座城市，像那些已经逃走的人那样。不过，我们不都像那些逃避死难的人那样，也去过那种堕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在乡间都有好几座别墅，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由着自己的心意寻求欢乐，但不越出理性的范围，而是过着正正经经的生活。

“在乡下，我们可以听百鸟欢唱，可以观赏青山绿野，欣赏田畴伸展、麦浪起伏、以及种种花草树木。我们还可以眺望那辽阔的苍穹，尽管上天对我们这样严酷，可还是在我们眼前展示出它那不知要比我们这座城市美丽多少倍魅力，除了这些以外，那儿的空气也新鲜得多。在这样的季节，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很，而烦恼却是很少，但那里毕竟是屋少人稀，虽然乡下的农民也像城里的市民一样不断有人死去，但相比之下也就显得不那么太触目惊心了。

“再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因为我们的亲戚不是死了，就是逃了，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任何人，倒是别人

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好像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亲人，只留下我们形只影单地承担他们留下的苦难。

“因此，按我的话去做，根本不会受到什么非难，要是不按我的话去做，反而会遭到痛苦、麻烦，甚至是死亡。如果大家愿意，就让我们带上必要的东西和我们的女佣，大家一起逃出城去，趁着这大好时光，从这座别墅走到那座别墅，好好享受一番。我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样，只要我們不死，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天主怎样对付这次瘟疫。我们要记住一条，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出走的。别的女人放荡不羁地活在城里，天主只会惩处她们而不是我们。”

听了伯姆皮内娅的这番话之后，女郎们不但众口一词地赞扬她的建议，而且竟迫不及待地讨论起这个计划的具体办法来，好像谈话一结束，她们一站起身来，就要马上出发似的。可是，菲洛梅娜是个十分谨慎细心的姑娘，因此说道：

“各位女郎，虽然伯姆皮内娅刚才所说的一切确实不错，可是也不能像刚才大家说的那样，站起身来说走就走。你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女人，也都不是小姑娘，想必大家都知道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的引导，势必不能一切按部就班。因为我们女人太善变、太任性、太多疑、太懦弱无能，所以我很担心，如果我们没有男人来引导，只由着我们，那么我们这些人很快就可能不欢而散，弄得大家脸上都无光彩，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动身不迟。”

这时，埃丽莎说道：“是的，女人的首领是男人，如果没有男人们的安排，我们做什么事都难有圆满的结果。不过，我们怎样找到这样的男人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亲属多半死了，即使



还有没有死的，也像我们刚才打算的那样，早已各自结伴，各奔东西，谁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随便找几个陌生人来参加，也不太妥当。因为我们要躲避生命危险，同时也要谨防流言蜚语，我们不能为了寻求欢乐和安宁，反而招来烦恼。”

三个年轻人在这几位女郎正在议论之时走进了教堂，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最小的一个也已 25 岁。尽管这年头不好，处处叫人提心吊胆，他们有的丧失了朋友，有的丧失了亲人，甚至自己也朝不保夕，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他们的爱情有一丝半点儿冷却，更不用说使这爱情的火焰完全熄灭了。他们三人一个叫潘菲洛，一个叫菲洛斯特拉托，最后一个叫迪奥内奥。这三个人的言谈举止都非常可爱、很有教养。在灾难频繁的岁月里，他们想方设法要见见自己的情人，这在他们就是莫大的欣慰了。事有凑巧，他们的情人就在这七位女郎之中，其余几位女郎当中也有几位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走进教堂之前，几位女郎就看到了，伯姆皮内娅笑着对其他几位女郎说：

“咱们的运气有多好，你们看，这不是来了三个又英俊又有教养的青年来成全我们的愿望了吗？如果我们能收留他们，他们一定乐意做我们的向导和跟班的。”

恰巧正被三个小伙中的一个爱着的内伊菲莱，听了这话，不禁羞得满脸通红，说道：“伯姆皮内娅，看在老天的面上，你说话也该多想一想呀！我很清楚，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个人都是优秀的青年。我也相信，他们也能担当比这更重大的事，同时我也认为，别说我们，就是请他们陪伴比我们漂亮高贵得多的小姐，那他们也是非常合适而且令人愉快的良友。可是，有一件事大家

都知道，他们现在正爱着我们中间的几个人，要是让他们同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清白的，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我还是怕诽谤和流言依然不肯饶过我们。”

菲洛梅娜马上说：“这倒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堂堂正正，随别人怎么说，我们都问心无愧。保护我们的是天主和真理。他们要是肯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真像伯姆皮内娅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天意在成全我们。”

听了她的这番话，大家一致赞成她的意见，说是应该上前跟那三个青年打招呼，把她们的打算讲给他们听，问一问他们是否愿意陪她们到乡下去。于是，伯姆皮内娅不再多说什么，站起身来，向那三个青年走去，原来她跟其中一人有亲戚关系。

那三个青年正站在那里看着她们。伯姆皮内娅便微笑着同他们打过招呼，把她们的意图向他们作了说明，并且以全体姐妹的名义，请求他们本着兄弟般纯洁的友爱，陪她们一起到乡下去。

起初，那三个青年以为是在戏弄他们，后来见她郑重其事，也就疑虑全消，愉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表示愿意及早出发，说是为了快些成行，大家都该立刻着手准备。

第二天，正是礼拜三，他们把该带的东西全部筹备齐全，要去的地方也已派人先去通知。在晨光熹微中七个女郎各自带着自己的女佣，三个青年也带上自己的男仆，离开城池，走了两公里，他们就到了预定逗留的地方。

这座别墅建在一座小山上，同四周的各条大路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各种花草树木围绕在别墅周围，一片葱绿，景色宜人。主要建筑物就在山头，正中是个很大的庭院，周围是环廊。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是鲜艳的图画，布置得十分雅致。四周的草坪非常



漂亮，各处的花园也都一样美丽。宅内还有清凉的泉水井，那些善饮之徒最感兴趣的是，窖里藏着各色美酒，不过，那些端庄的女郎们则不关心。卧室的床铺已经安排就绪，每个房间里都摆着时令鲜花，地板上铺着灯芯草。整个别墅已经给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来到之后，看了这一切，心情都非常愉快。

大伙儿刚一坐定，就开始谈起来。最乐观风趣、最活跃的年轻人迪奥内奥首先说道：

“多亏了各位女郎出的巧妙的主意，我们才来到这里，所以得感谢你们的引导。我不知道你们想怎样排解忧愁，至于我呢，刚才才从城里动身，我就已把忧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我请求你们在不失端庄的前提下同我一起纵情欢笑歌唱。否则，你们还是放我回到苦难的城里去，重新在悲苦中生活吧。”

伯姆皮内娅似乎也已把她的愁苦统统抛掉了，听了这些她非常高兴地回答道：“迪奥内奥，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从苦难中逃出来，就正是为了尽情欢乐。不过，凡事必须得有个规章制度，否则，就不会长久。是我首先提议让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欢乐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推选一个大家共同尊重和服从的领袖。而他呢，就得专心筹划怎么样让我们过得更快活。因为这样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领袖的责任和光荣，也能够消除彼此之间因这一责任和光荣而造成的妒嫉。因为这样，那么，第一天的首领先由大家一起公推，由当天任首领的他或她在每天晚祷时分指定下一天的继任人作为以后的领袖。以后就这样继续下去。在各人主持期间，由他或她决定我们取乐的地点和取乐的方法。”

伯姆皮内娅的这番话使大家都感到高兴，众人众口一词地推